

性情文本

□李 晓

生活直击

悠闲

□杨福成

悠闲,似乎已成了一件文物,很有欣赏价值,但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孩子开学,背上书包,临出门只说了一句话:“又背上它了!”虽然算不上叹息,但从出门的那一瞬间,我看得出,她没有了我儿时开学第一天的悠闲。

有一天,我上班忘了带手机,于是心里惶恐,总感觉手机在裤兜里响,总感觉有人找我赴酒场,总感觉这一天会失去好多发财的机会。直到晚上回到家摸起手机一看,什么信息也没有,才半失落地舒了一口气。把手机扔在家里,不管有没有信息,这一天,我们都不会悠闲。

公交车站,车已经启动,两位老人牵着手,拼命追赶。都已白发苍苍,显然已经退休,能有什么急事呢?况且,下一辆车最多三五分钟就会来了,悠闲地等一下多好啊。

和朋友外出旅游,一会儿要去办这业务,一会儿要去办那业务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,什么风光也没看到,只感觉一路马不停蹄。

回来的晚上,伏案翻书,看到一幅画,题款很有意思:“没有汽车道,手机无信号。入怀秋风爽,满耳小鸟鸣。”

这样的生活,真是悠闲!可惜,这样的生活,我们只能从书中体会了。

是什么让我们望而兴叹呢?是因为幸福的定义变了,我们开始认为,官大了是幸福,钱多了是幸福,名声响了是幸福,开好车是幸福,吃山珍海味是幸福……但终究,这些都不是真幸福,太累,太费心思,太伤身体……

如果把今天的生活拍成一部纪录片,你会发现,片中的我们紧绷着脸孔匆匆地走在路上,十之八九打着手机;商场里摩肩接踵;饭店里人声鼎沸;车站里人山人海;银行里排成长龙……而天天需要排队且排队时间最长的地方,竟然是——医院!

生活中的悠闲没有了,我们只能到医院里去寻找。

我的一位同学,是高三班的班主任,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起床,简单洗刷之后,就到学生宿舍里喊学生起床早操、早读,每天晚上十一点,他还睡不着觉,不是在准备第二天的课程,就是在批改学生的作业。一天下午,他下班骑电动车回家,心里还想着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。“咚!”突然的一辆轿车将他撞倒,他被紧急送到县医院,伤情太重,又马上转到市医院……我到市医院看望他,他叹了口气说:“终于可以停下来,悠闲一会儿了!”

浏览网页,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奔跑在湖边的草地上,笑得那么天真灿烂……真让人羡慕!我们比美国总统忙吗?我们比美国总统的理想还大吗?他能如此悠闲,我们为什么不能?

悠闲是幸福的最高品位,“偶因学雅要喝茶,拣出泥壶采新芽。炉冷柴湿难就得,坐在地上等着它。”荣华富贵,炉冷柴湿都不管,只管坐在地上耐心等待,茶终究会烧开的。

这,才是真悠闲。当你品出其中的滋味了,你就真是幸福了!



编辑:孔昕 邮箱:kongxin3057@163.com

焦灼时我必须做些什么

心理学家荣格说过,判定这世界有意义成分还是无意义成分居多,最终由这个人的性情决定。

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,有喜悦,有悲伤,有平静,有焦灼。但我的性情似乎决定了,焦灼说来就来。焦灼来时,我必须抽身,去做点什么,好比迅速扶持起一个内心的亲信,合力把焦灼打败后重树信心,也好比掀起一锹土,来掩盖焦灼袭来时暗地里张开的一道裂缝。

我嗅到了春的气息,薄薄的柳絮在天空飘飞,像我在梦境里看到的那种羽毛。春天的辽阔无边又让我感到春天的无法挽留,时光里的风会把石头吹成沙。季节的流转也让我的焦灼突然就来,像空气一样无法驱散,我得赶紧去做一点不辜负这个春天的事。比如,去郊外栽植一棵树,去亲吻开得像云霞一样的桃花,去捧起清亮亮的溪水喝上几大口,望着蝌蚪在春水中游荡……我生怕和这个春天最美好的东西轻易

错过,我对美好的东西还是那么贪婪。在春天,焦灼如毒素一样弥漫,但我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浑身长满绿色叶子的人,把毒素给排除了。

我23岁那年,还在尘土飞扬的县城游荡。春天来了,夜里我靠在县城大桥上。一个文友第二天就要结婚了。我突然焦灼起来,我应该在春天去谈一场恋爱,把我暗淡的生活照亮。我跌跌撞撞敲开县城小蓓家的门,小蓓是我暗恋的一个女子。我大声告诉小蓓,我爱她,我要给她幸福的生活。我在那一年春天开始了恋爱,小蓓把初吻献给了我,恋爱让我焦灼的内心流淌成春水。

一年之中,在撕下最后几页日历时,焦灼也会追着我。我赶紧爬上山顶,从山上眺望山下,发现山下我不紧不慢的生活没有太多亏欠过时光。起码,我每一天都在写作,记录我光与影的生活。我这样想时,就心情平静了。蜻蜓朝生夕

死,但还是展开翅膀在白天飞过。我比蜻蜓留在这个世界上长了那么多年。

我在城里睡眠不好时,焦灼就来了。我便到郊外一块石头上睡觉,有大树在旁边和我一同吐纳,我竟打起了呼噜。醒来时,我发现焦灼被风吹散了,我恢复了对生活的暖意,自己揭穿了对生活不再热爱的谎言。

我回到乡下去的那个黄昏,一头老牛突然颠簸着来到大路边,似要将我拦下。我看见它秋水一样深情的双眸,我不知道,它是不是要我把它带到城市。全村就剩下这最后一头耕牛了,好多人都去了城里,好多人都不再种庄稼,牛也活得很无聊了,它在孤寂之中“哞哞”叫了几声就冲出了牛圈。我的焦灼来了,我吆喝着老牛来到荒芜的田园,我像一个地道的老农那样去耕田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势,我吆喝着老牛,它也配合着我在田园里走动几圈,驱赶着我

内心的焦灼情绪。

当初,那样一个明亮的女子,在人间烟火的日子中熏烤过后,鲜艳的樱桃,会成为一条枯藤上老去的丝瓜,我有了焦灼。有天我这样焦灼时,用力地拥抱着她。我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,和她相伴着在年华里老去,华丽的丝绸伸展成棉布的温暖。

一些焦灼的情绪,常常阴影一样相随,让我内心激烈冲突,乃至一天的生活全面崩溃。我得和焦灼的情绪斗争,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来持续我今后的生活。我每一次这样去做,都发觉像电影《钢琴》那样,最后居然用废弃的钢铁笨拙地造出了钢琴,弹奏出美好如天籁的琴声。

我明白了,焦灼时我去做的那些事,不是软弱者的逃避,是我和这个世界达成了和解,最终对命运的认领,所以我才在暴风雨中依然安睡过去,不管风雨中花落多少。

闲情偶寄

□叶倾城

我爱,我随时准备背弃你

地铁的平滑,正如现代生活本身,令人舒适且倦怠,一种筋骨不振的累。我无聊,抬头是一个穿大衣的高大男人,窸窸窣窣在翻《环球时报》;他旁边是个俏丽的正装女子,经过一天的辛苦,头发还是别得一丝不苟,居然手持一本《常识》,我只留意她的指甲油,微微沉黯如“印加的太阳”,叠在素白封面上——显然是真看过,书封上有折痕有污渍;我左邻的小情侣在卿卿我我,身体就是一切,此刻他们不需要文字或者语言;而我右侧的帅哥,拿着一个很像游戏机的东西,良久,手按一下,我偷窥:一屏的字。我忽然反应过来,他使用的,是我听说已久但素未谋面的阅读器。没看到内容,但显然不会是萨缪尔森的《经济学》吧。

纸质阅读,会我们从生活中消失吗?我不知道。好像它已经多次报过濒危。曾几何时,收音机领一时之尚,读报与通奸,这两桩现代人最时髦的事,立刻就显得很落伍,会被速速淘汰;又几年,电视机横空出世,收音机沦为老头老太太们的消遣物,大家欢呼读图时代的来临,纸

媒的静与慢,像静定慢的老式女子,不合时宜……

那些预演都是大片《2012》,网络时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,我们转眼就不再写信了,忽然我们就适应了网络阅读及写作。报纸上总在说,中国人均购书数目是多么微小,我不做声,我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鸟:旧书,我利用图书馆;新书,我先在网络上钻天觅缝满世界找着看,实在爱不释手,才去买一本——这么严苛的考验,大部分书都经不起。

读书人的三处读书圣地:枕上、厕上、马上。假在床上用笔记本,已经是很多人的夜生活;在候机室或者动车上,用笔记本浏览网页、看电影,也司空见惯;拿着笔记本进厕所,倒确实显得滑稽可笑——但我们已经有阅读器了。

十年之后,会怎么样?我真的不知道。在王选的激光照排发明之前,从来没有人想过中文印刷可以告别铅与火。我仍然喜欢买旧书,喜欢那种触感分明的手感,一个字一个字在我轻轻的抚摸下成形,但我也明白,逝去的时代,永远不会

再来了。

而未来,无从预测,或者也不需要预测。

上世纪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,在小说里预言了他那个时代的幻想:人类向外星球殖民,成为世界霸主。人类寿命近乎无限延长,酒会上遇到的美貌女子,原来是自己上溯五代的曾祖母。大部分人活得像黑奴社会的庄园主,周围簇拥着一堆机器人,根本见不到人,不曾爱人恨人怨人憎人。社会分工里面仍有小说家,写出来的书,一本一本插在书架上……幻想只能以当下为依托,他只不过把当时的现实外太空化。

历史没有照着他幻想的样子往前走,当然也不会因为我的设想而改变。更何况,我的设想也未必那么坚如磐石。我舍弃纸笔改用电脑,如三嫌老丑换娥眉般决绝;我多年没有手写过一封信,也没有面对过;我习惯用搜索引擎找一本喜欢的书……我不是烈士,也算不得二臣,我只是顺应时代。

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看书……请原谅,我的爱,我如此深爱你,但我也做好了,随时背弃的准备。

若有所思

□戴若曦

日子的意义

“没错,2月11日是我的生日,21岁的生日。不要试图跟我讲生日快乐。”上面这个句子,是我在2月初对许多友善祝福的回应。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太过冷酷,也许加上后半句听起来会好一些:不要试图对我讲生日快乐,因为我想每一天都同样的快乐。

生日的意义对于每一个人,都是随时空而改变的:家人的团圆,朋友的聚会,或是与爱人的相处。海德格尔曾经探讨过,无法取代是因为不曾改变;不知生日多变的意义是否可以化身为毫无意义,而毫无意义又可以似是而非地把它特殊性给予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

小的时候,在母亲苦情戏码的感染下,我坚定地认为,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,因此我从来不向她索要礼物,还主动把生日当天的“民间所得”悉数上缴。后来读到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,相比起怀表兔子、会漂浮的猫和变身药水,我对于“非生日聚会”的印象更加深刻。在这个聚会上,所有不过生



日的人都是受到欢迎的;而恰好生日的人则被拒之门外。这构成了我最初对于生日涵义的改观:原来有意义的日子也可以被颠覆;原来不值得庆祝的日子也可以成为狂欢的理由。

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说,我是惧怕生日的,最起码会感觉到压力。因为在现代社会,生日往往代表着一次不可避免、容易失败的社交活动:寿星花钱组织一次大规模聚会,把形形色色、不同圈子的朋友放进一个房间,共享一个主题,还要时时刻刻提防冷场,担忧照顾不周不均。而对于大多数宾客而言,

蛋糕和巧克力不能被随心所欲享用;“我爱你”不能被理直气壮地说出;迫于工作学习的压力,不能名正言顺地狂欢;得不到众多祝福,不能肆无忌惮地“快乐”。如果生日的意义是短暂的放纵,那何不放纵自己与朋友停止生日聚会这个世俗所给予的必须?如果我是个足够乐观自信的人,那何不允许自己每天都像生日一样快乐,每天都像情人节一样浪漫,每天都像“赋有意义的日子”一样富有意义?

这或许是一次刻意的反媚俗行为,或者是个逃避酒精和熬夜的借口。我今年的生日,连情人节,选择手机关机并在图书馆看一整天的期刊杂志,享受独处和自由。我得洋洋地把这个事件命名为“特殊日子的再定义”。我平时并不是个怪人异类,也不是不合群的御宅族,所以我的朋友们,原本忐忑地等待着那个生日邀请的朋友们,无不认为我是压力过大而精神失常。也许吧,这个问题不再深究,因为我要去吃我的非生日蛋糕了。